



著 羽 白 劉

無敵三勇士

版 出 店 書 華 新 東 華

無敵三勇士

劉 白 羽 著
華東新華書店出版

無敵三勇士

著者 劉 白 羽

出版者 華東新華書店總店

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出版

〇〇〇一——八〇〇〇

目 錄

無敵三勇士·····	(一)
血緣·····	(一七)
百戰百勝·····	(三二)
政治委員·····	(四八)
回家·····	(六八)
戰鬥的旗幟·····	(八三)
新社會的光芒·····	(一〇〇—一〇七)

無敵三勇士

一 一場不團結怎樣開開頭

有些人把我們當戰士的想得太簡單了。

以爲我們就是打打仗，睡睡覺，實際上不是那麼一回事。

我們在連隊，就像在家裏一樣，不同的是這個家一會在戰壕裏，一會在老百姓乾草堆上，一家子有一家子的和美，一家子也有一家子的家務事。

不要講旁的地方，現在就講講我們班裏吧。

前些時候就發生過這樣一件事，我們歡迎一個戰士歸隊，這不是一樁喜事嗎？結果却鬧了一場不團結。

我們歡迎的是個戰鬥英雄，傷沒好利索就跑回前方來了，我們覺得這是真正值得歡迎的戰士。晚上，全班圍坐炕上。他一路耽心趕不上隊伍，這會一下子給大夥圍着，那高興勁還能提嗎？他指手劃腳，津津有味，說他一路坐火車來，如何如何幫翻身農民鬥地主，不斷引起大家哄笑。我們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語說連隊上的事，

末了，一個同志說：「你走了，我們可想你，這些日子，你的英雄事蹟在團裏到處傳，到處講，可吃得開了，團首長還號召大家學你呢！說你是孤胆英雄。」這樣雙方正在十分高興，誰料突然之間插進一個戰士來，他多了也沒有，只講了一句話，從此就鬧開了不團結。

二 閻成福

閻成福是這個故事裏的主角，也就是上面已經介紹過的戰鬥英雄。

閻成福家底子怎麼樣，那時咱不知道，可是一看就是窮朋友出身，平時在班上有個二虎勁，打起仗更是虎爾巴基，勇敢的很。

這次作戰負傷，在醫院床上磨屁股磨膩了，回了一趟家，看了看翻身光景，身上有衣，槽上有馬，門外有地，心中真是說不出的愉快。晚上農會小組歡迎這前線回來的戰士，他乾脆講：『告訴你們，你們心裏有底，仗是打好了，沒問題，我回來賺你們鬥封建鬥得澈底，我心裏也有底，往後，擎好吧，我在前方決不會丟拉屯的臉。』天沒亮，再找就不見了。閻成福回到醫院，往病房裏一個一個看了看戰友們，就往前線來了。

再說他不在隊上的時候，大家都宣傳他的英雄事蹟，一個傳兩個，兩個傳三

個，愈傳愈廣，那簡直就跟神話一樣了。要論實際情況，也確實有個講勁，那天我們跟敵人打了個遭遇戰，閻成福在火線上，一個人突擊前進，一下子跟部隊失了聯絡。敵人機槍六〇炮打得到處噴烟冒火，他媽的，我們合計閻成福算是革命成功——完了。連長氣得飛飛的，瞪着兩隻紅眼珠子，帶着部隊突。你猜後來怎麼樣？——在最緊急緊急的時候，敵人內部忽然亂了，敵人一鬆勁，我們可就通上去了。原來閻成福三摸兩摸，不知怎樣摸到敵人臨時指揮所裏去了，我們一攻，他就丟了個手榴彈，敵人自然亂了，這會他就拿槍押着一個肥頭大耳的俘虜下來，說還是個『團級幹部』呢！閻成福直嚷說剛才就是這傢伙在指揮隊伍。這地方拿下來，我們立刻向縱深發展。一會工夫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，還一面喊：『我，閻成福又上來了！』大家一聽，十分高興，那時我們班又擔任了突擊任務，正在緊急情況，不久他就受了傷，昏迷不醒。連長叫我們替他下火線，到那邊樹林子裏交給了担架隊。

三、老油條

老油條是我們給李發和起的外號，叫來叫去，大家就好像忘了他真姓名，連指導員有時也親熱的這樣叫他。

老油條是個老戰士，也有人管他叫老不進步，他也不十分在意。

『八一五』以後參軍，跟他一齊的都有當排級幹部的了，他還是個戰士。他倒還自在逍遙，別人問他，他溫吞的笑笑：

『我自在，——我省心。』

這人就是自由主義，吊兒浪當，大紀律不犯，小紀律不斷，可是當兵一當三四年；打仗總打了百十回吧，身上一根汗毛也沒碰斷，不用說他有一手狠的，就是打仗到節骨眼上，他有辦法，——動作快、猛，能出點子。可是政治不開展，生活紀律壞，一個牌牌也掛不到他頭上。現在，讓我們拉回頭來講吧，那晚，歡迎閻成福的時候，就是他，冷丁子說了一句話。本來他一直在旁邊捲黃烟巴答巴答抽，當人們那樣稱讚閻成福的時候，他忽然推開別人伸過腦袋說：

『我瞧你那英雄牌是碰上的。』

這話一說，閻成福炸了，馬上把臉一虎問：『你說怎麼碰的？』

老油條慢騰騰望他一眼：『我大小仗總經過百八次了，渾身上下沒給槍子打過一個眼，這才是真工夫，你英雄倒英雄，戰場動作可還不大入門。』

這瓢冷水一潑，大家也掃興，班長說天不早了吹燈睡覺，從此閻成福跟老油條就誰也不理誰了。

四 趙小義

這糾紛若就在閻成福跟老油條身上展開，也還簡單，現在又橫着加上了個趙小義。

趙小義是解放過來的戰士，才十九歲。夏季攻勢解放過來，說他歲數小，中毒不深，就沒往後方送，立刻補充了。趙小義表面上活潑、單純，肚子裏可有鬼。討論會上他從不發言，他是瞪眼瞞，他想：兩虎相鬥，必有一傷，將來看誰佔上風，咱就往誰那邊靠。因此在連裏，他抱定宗旨：不積極，也不落後。他處處愛挑眼，一點小毛病，就罵：『什麼優待，優待，那都是鬼吹燈，——瞎話。』五班是模範班，班長抓得也緊，可是石頭雖硬，也還有個縫兒，趙小義呆久了，自由主義這一點，自然就跟老油條十分靠近起來。那天晚上，老油條跟閻成福開了個滿臉花，他就暗暗同情老油條，他聽閻成福什麼翻身呀，鬥地主呀，英雄呀，心裏就不十分得勁，第二天便跟老油條拉近乎，可是老油條有老油條的原則，跟小趙對抽一袋兩袋黃烟還可以，至於談談感情話，那犯不上，他想：我是閻裏來的，你是俘虜來的。小趙感情上得不到安慰，於是又轉回頭找閻成福，在閻成福跟前就放一把火，說老油條說了：

「閻成福算啥，下次打仗瞧吧！」

講與閻成福有關係的話，閻成福自然聽下心去，從此與老油條關係更加惡劣，一見面，就向後轉。

可是一講到小趙自己心事，閻成福就不來了，這怎說呢？

閻成福覺得我是解放區翻身戰士，你是蔣佔區的俘虜兵，他這種優越感可就給小趙來了個大掃興，小趙情緒從此十二分低落。

這樣一來，四五天工夫，模範班就變成不模範班了。

五 急壞了班長李占虎

在糾紛發展過程中，可是急壞了班長李占虎，他一手創造的模範班，眼看就垮了台，他怎能不急呢？

李占虎是個好班長，班上有什麼困難都是他先承受。你要知道領導一個班不是一件容易事，十個人十條心，要把十條心變成一條心，才談得上領導。李占虎從來不對戰士們吹鬍子瞪眼。他是關裏來的老戰士，耐心說服教育，真讓人挑大姆指頭。自從班裏發生不團結現象，在行軍作戰中，就遭遇了十二分困難：這三個人彼此不談話，你讓他們挨着班站崗吧，誰也不跟誰交代任務；你讓他們在一塊吃飯

吧，閤成福朝東，李發和就朝西，永遠脊梁望脊梁；你讓他們睡在炕上吧，李發和睡下，閤成福就吭一聲抱起揹包睡到地下去了。這天李占虎一個個找他們談話，先跟閤成福談，談了半天，閤成福說：

『我爲人民服務，我可不受誰氣，有種沒種反正火線上見吧。』站起來走了。再找李發和，李發和一面抽烟一面聽，聽班長話說乾淨了，他說：

『我反正是爲人民服務服到底，沒問題。』

班長又找趙小義，小趙末了說：

『咳，班長，從前我不明白，解放過來，現在可接受教育啦，我爲人民服務，還說啥呢？』

鬧了半天，原來三個人還都是『爲人民服務』，班長一肚子熱情換了一肚子苦惱，自語道：『這三個傢伙好像商量好啦！』他真是一點辦法也沒有了，哭哭不得，笑笑不成。

這時，恰好團上領導進行訴苦運動，有些兄弟連隊，已經展開，訴苦訴得大家哭哭啼啼。從前五班是個團結友愛模範班，指導員就打算把五班當個對象，花了幾天時間來推動訴苦。誰知一深入了解，指導員直搖頭，這一來李占虎急得眼淚都出來了，一把拉着指導員說：『指導員，五班還是有希望，你給三天期限吧！』期限討下來，班長想：怎麼辦呢？他下決心來個『團殲戰術』吧，他一下子把三個人找

在一起，幾句話把他們不團結的事挑開腔。那裏知道，三個人在他面前一口同聲說：『沒啥，班長。』班長一聽到樂了，於是把五班要爭取模範談了一番。誰知第二天一看，三個人是原封不動，誰也不理誰，這一下五班長可急了，氣得背着全班人狠狠哭了一陣，第二天進入戰鬥，忙着準備戰鬥就過去了，至於團結，還是沒一點進步。

六 一塊骨頭

第三天打了一仗，天陰落雨，打完仗，李占虎帶着全班走下戰場，經過一片亂葬崗子，他低着頭發現地下有一塊骨頭。

他停着脚步，彎身取起骨頭看着。班裏同志都奇怪的望着他，他可提出問題了：

『你們說這是什麼人的骨頭呀？』

大家站在雨地裏紛紛討論開了，一邊說是窮人，一邊說是富人，末了，李占虎張嘴說話了：

『我看這是窮人骨頭，地主富農有錢人，死了有棺材有墳，怎麼也不會亂丟在這裏，窮人活着沒飯吃，死了也沒地方安葬，給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塊西一塊，

到處亂丟，窮人有誰管呢。」

回到宿營地，戰士們忙着鋪草燒水，李占虎瞧了瞧，只有閻成福、李發和、趙小義沒有在，一直到吃飯時也沒見這三人。他就往屋裏跑，原來小趙回來就一頭扎在炕上沒起來，班長以為還是跟老油條跟閻成福鬧别扭，就安慰他：「唉，小趙，——人就是這樣，在一道怨一道，不在一道想也來不及了，起來吧！」就爬到炕上搬小趙肩膀，誰知小趙一翻身，鳴的一聲撲在班長懷裏大哭起來。

哭了一陣，小趙跟班長講了一段故事，兩個人連說的帶聽的都哭起來了。

班長立刻跑到連部去，一五一十報告給指導員，指導員也聽得十分難過，囑咐他回去，好好照顧小趙。李占虎就順路把自己三百元津貼掏出買了幾個雞蛋，帶回去給小趙煮着吃，小趙一端碗就哭得嗚嗚的，究竟小趙說些什麼，班長聽些什麼，還不到宣佈的時候，這裏就暫且不講了。

七 再說閻成福跟老油條

閻成福心裏難過，想找個清靜地方呆一會，就往後院糧囤那塊走去。老油條却低着頭，也往這個地方走來。要不是聽到腳步聲，兩人險些兒鼻子碰了鼻子。閻成福一仰頭瞧見老油條，老油條一仰頭也瞧見閻成福，好像誰叫了一聲：「向後轉」，

各自擡過頭就氣虎虎走開了。

轉來轉去，閻成福就轉出村子。

老油條捲了一根烟抽着，低着頭，找沒人地方，順着牆邊竄。

閻成福從那邊走過林子，老油條從這邊走過林子；閻成福從那邊到了河邊，老油條從這邊轉到河邊，一下又碰上了。

閻成福火了，心裏直罵娘，要不是不能先跟老油條講話，他非罵他一頓不可。

正在這時，班長尋來了，一下，一手挽着一個拉了回去。回去，兩個人誰也不肯吃飯就睡了。

八 晚上點着一盞燈

晚上點着一盞燈。班長在炕沿下檢查了每人的鞋子，從中挑出兩雙破爛了的鞋；然後班長在頸膝蓋上搓了根麻繩，就補起鞋來。補着補着，小趙起來了，爭着要補鞋，班長不准他動手，笑嘻嘻安慰他：『你好好睡，你不舒服，天亮說不定還打仗呢！』一會閻成福潑浪一下坐起來，把班長吓了一跳，閻成福伸手奪鞋子，班長不但不給，還勸說他：『你顏色不正，不舒服，日後怕沒你幹的，睡吧！』閻成福怔怔呆了一陣躺下了。忽然悉悉索索一陣響，李發和又起來了，他悄悄說：『你

睡，我補。」班長笑了說：「要是往常，你不動手我還叫你幫忙，今天你不舒服，休息吧！」可是一下子全班都起來了，原來誰也沒睡着，起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，小趙一下子嗚的哭了，他哭着哭着把那天講給班長聽的故事，又說了出來：

「我爹放豬，丟了豬，挨地主打，氣死了，爹還沒埋，我就給國民黨抓兵抓來啦！」

「我哭我鬧，他們皮鞭子蘸涼水，打得我死去活來，我說我就是死也要再瞧爹一眼，國民黨說：『你爹死了頂多臭一塊地，還瞧啥。』到現在兩年了，——我爹沒人埋，也沒地方埋，風吹雨打，還不是東一條胳膊西一條腿，……」他說不完就哇哇哭起來。

這一來閻成福一下撲上去抱着小趙說：

「我對不起你，小趙，——我從前看不起你們是蔣佔區的，我不知道你也是窮人，也是苦人。」

閻成福不說則已，一說就止不住淚水長流，他也訴了自己的苦：

「你給地主害死爹，我給地主害死娘，我十八歲，爹抓了勞工，娘給地主下毒藥藥死，哥哥給地主拿釘耙打死，我偷偷看見了，沒等我找我，我拚命跑出來，我跑到遼河邊，我望着那條河，真想一頭扎下去算了，我又想，爹不知死活，閻家就我這一條根，留下這條根早晚好報仇，死了，地主更稱心，從那往後，我要飯就要了

一整的呀！夏天苞米地裏搬苞米，冬天看人家想了火，偷偷爬到豬窩裏睡覺，……』這時全班人，除了李發和都嗚嗚哭了，平時講團結談友愛，可是還沒這陣大家以苦見苦，大家真的是親人了。小趙望着閻成福，閻成福望着小趙。閻成福說：『聽了你的話，我知道窮人到處一樣受苦。』

小趙說：『你說得對，聽了你的話，我才知道共產黨八路軍真是窮人幫窮人，我前些天心竅不開，我對不起革命也對不起自己。』

班長李占虎說：『訴吧，有苦不訴給自己人聽，訴給誰聽。』

日頭落了夜黑天，這世界上有多少人睡得甜甜蜜蜜，有多少人想着自己的苦，一滴血跟着一滴淚往下流呀，一個訴完一個訴，五班裏這一夜苦水就倒不完，這一盞燈也就一直點到天朦朧亮。

九 李發和怎麼辦？

李發和心事沉重只是不開口。這一夜他坐在旁邊，可是他沒喘氣。他思前想後，愈想愈恨自己，別人是苦也苦得痛快，他自己心頭就像磨了礮子。他狠狠問自己：『人家是窮人，難道自己是富人嗎？！』他想起年輕在家鄉，歡喜扭秧歌唱大戲，地主就利用他出名的浪當，三下五除二，把他的家當弄了個乾淨，臨走連條遮

差的餉子也沒落着，給趕出村，丟下女人在村子裏，這幾年不走道也苦死了。從那以後，李發和只有自甘墮落，連報仇的火辣勁兒也沒了，要不是碰上八路軍、共產黨，這一輩子也就算完蛋了。可是當戰士四五年，從關裏當到關外，想起來真對不起革命，對不起上級，也對不起自己。從那晚以後，雖然沒說一句話，可是暗中下了決心，『黃連苦我比黃連還苦，再不下決心還等什麼時候呢！』這時他想到指導員，那是老上級，從沒錯說過自己一句話；想到班長，那是老戰友，事事讓自己；想到小趙，那一樣是個苦命孩子；想到閻成福，——他真想跟閻成福去拉拉手說合了吧，可是話到嘴邊，又想：『好壞不在一時，瞧着吧！』

十 火線上生死抱團結

隔了沒幾天，部隊又投入了戰鬥。火線上打得紅光一片的時候，這個連隊加入作戰了。原來四班是突擊班，誰知十五分鐘工夫就把建制打亂了，這時一道命令下來，五班趕緊頂上去。李占虎兩眼瞪得溜圓，捏着兩隻拳頭說：『同志們！別忘了咱們前天晚上訴的苦，別忘了小趙的苦，別忘了閻成福的苦，給父母兄弟姊妹報仇的時候到了！』他們像十隻火箭躍向戰場。指導員爬過來，親自看看五班，李占虎說：『首長給任務吧，五班的仇能不報嗎！』閻成福參加了爆破組，擔負了炸開突